

新春特别策划

心之所托家与国

■ 郑蜀炎

“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。”有人说，诗是心灵最近的东西。那么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在中国人的心里，春节是由岁月酝酿出来的浓烈诗篇。

乙巳蛇年，这个春节又被赋予了新的韵味。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，刚刚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属于春节特有的那种暖暖的拜年语、火火的鞭炮声、悠悠的迎春曲……不仅充盈在我们内心最柔软处，也成为一个个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符号。

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力量。而文化总是通过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各种形式表达出来，既包含着指向明晰的道德期许，又表达着明媚温情的美好愿望。春节作为延续千年的春之庆典，既是自然时序的一个章节，亦是解读我们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密码，多层次地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
一切景语皆情语。有着如此深厚历史和民族传承的春节，必定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。因此，许多有关春节的故事与风景，远比节日里诸多礼仪性的习俗和风尚要丰富得多。

家国天下——这种将家与国组合为一体的表达，不仅是中国词库里独特的文字审美，更是神州大地所凝聚的豪情文脉、所讴歌的激昂诗篇。

军人的职责使命、情怀担当，构成了对这个词最好的导读。在这个最具时间质感的节日里，那些壮行天涯中的肝胆情怀，那些军旗漫卷间的峥嵘时光，总是在万里山河间书写着家与国的诗篇。

是的，因为有了他们——人民军队，我们对春节的描述，就多了一个词：奉献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春节常常是一种证明、一种刻度，清晰标注出一支军队永恒的宗旨和一代军人青春的品格。

如果说要在构成春节的各种要素中排出名次，团圆，这个既充满人间烟火味，又

洋溢着亲情挚爱的词当列第一。而追求和获得什么样的团圆，往往比团圆本身更值得思考。

“在心为志，在言为诗。”团圆无论对谁而言，都是一个美好的时刻，但人民子弟兵偏偏选择了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。一个个平凡的官兵或许没有“在言为诗”，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遵循“在心为志”，作出了不平凡的选择——将人生的坐标交给祖国，在任何需要的点位、任何必需的时刻，铁画银钩地标定在共和国的版图上。

“心之所托，家与国；梦之所系，娘与妻”，春节期间，听到了一首连队战士自己创作的歌曲，顿时，歌在耳畔、景在眼前，情则在心中。

毫无疑问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，山河变通途、天涯不遥远，亲人团圆并非难事。但是，军人的特殊使命，注定要求众多官兵必须放弃与亲人的团聚，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惊涛拍岸，激荡英雄胆；山崩于前，挥戈壮士行。记得2008年春节期间，我国南方遭受雨雪冰冻灾害。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，我在救灾部队采访。官兵的任务“简单”而艰巨——让除夕夜亮起来。那夜，灯亮了，很多官兵却卧在冰雪地上睡着了。于是，这样的新闻标题涌出笔端——漫天风雪、遍地英雄。

漫天风雪间，遍地英雄来。回想这些年来，这样动人的情景一直在延续——遭受冰雪灾害的群众说：“解放军一到，我们就心安定了”；在近期遭受地震灾害的西藏定日县，藏族群众则送上一句：“金珠玛米、亚古都”……

翻阅曾经的春节采访记录，那些来自各个民族、各个地方的质朴之言跃然纸上、直击心头，恰如春风荡漾般深情、云水盘桓般真挚的诗句。

这首诗，眼前多少绿意。这首诗，江山多少光华。



迷彩青春(剪纸) 胡红兵作



祝福祖国(篆刻) 杨祖柏作



兵车行(篆刻) 李滔作



祥蛇兆丰(篆刻) 张铭作



给边疆的信(雕塑) 郎铎作



俏不争春(中国画) 关山月作 中国美术馆藏



红装素裹(中国画) 钱松喈作 江苏省美术馆藏



黄土的主人·安塞腰鼓(局部)(中国画) 刘文西作

花炮鸣春 战旗扬

龙开胜书

金戈铁马 护长城内外春色

王学岭书

版式设计/蒋天乐